

论庄子对邵雍理学思想的影响

曹栋^{1*}，杨琳桦¹，周娇娇¹

(^{1*}咸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庄子思想是邵雍理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从本原论看，邵雍借鉴庄子“环中”概念，将其赋予本原意义，以先天图之“中”为万物万理所生处，视“环中”为太极本体的存在形态。在认识论上，邵雍继承庄子“以道观物”的思维，将观物等级划分为目观、心观、理观，提出“以物观物”的认知方式，强调摆脱主观因素以观得万物本性。境界论方面，邵雍吸纳庄子“逍遥”精神，形成独特的“安乐”境界，通过“观物”实现身心安顿与万物和谐。明晰二者思想的具体联系，对准确理解邵雍理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庄子；邵雍；环中；观物；安乐

On Zhuangzi's Influence on Shao Yong's Neo-Confucian Thought

Cao Dong^{1*}, Yang Linhua¹, Zhou Jiaojiao¹

(^{1*}School of Marxism,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Zhuangzi's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of Shao Yong's neo-Confucianism. In terms of ontology, Shao Yong borrowed Zhuangzi's concept of "huanzhong", endowed it with the meaning of origin, regarded the "center" in the innate diagram as the birthplace of all things and principles, and viewed "huanzhong" as the existence form of the Taiji ontology. In epistemology, Shao Yong inherited Zhuangzi's thinking of "viewing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o", divided the levels of viewing things into viewing with the eyes, the heart, and the principle, put forward the cognitive method of "viewing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gs", and emphasized getting rid of subjective factors to perceive the nature of all things. In terms of realm theory, Shao Yong absorbed Zhuangzi's spirit of "xiaoyao", formed a unique realm of "anle", and realized physical and mental settlement and harmony with all things through "viewing things". Clarifying the specif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ough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Shao Yong's neo-Confucian thought.

Keywords: Zhuangzi; Shao Yong; huanzhong; viewing things; anle

1. 引言

儒学自先秦产生，历经汉唐，遭佛老冲击而学绝道丧。北宋中前期，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一批儒家学者虽视佛老为“异端”，但又积极吸收佛道思维精华，将之与传统儒学结合，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社会伦理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并力求解决道德修养的重大问题，从而创立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理学。邵雍虽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但

因其褒扬老庄且思想存在明显的道教渊源，而与其他理学家的儒者气象不同，故被部分学者视为道家学者，谓其为一“山人隐士”之流。当然，也有朱熹、方东美、唐君毅等诸多学者肯定其理学身份。目前，学界对邵雍思想的道家渊源已有不少研究，但偏向宏观概括，而对庄子与邵雍理学思想的具体联系探索不足。本文聚焦庄子对邵雍思想的影响，从本原论、认识论及境界论等方面展开分析，试图明晰邵雍思想的庄学渊源，这对我们合理、准确地理解邵雍理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2. “环中”与“中”

“环中”一词源于《庄子》：“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郭象注曰：“枢，要也。此居其枢要而会其玄极，以应夫无方也。”“夫是非反覆相寻无穷，故谓之环。”成玄英疏曰：“环者，假有二窍；中者，其空一道。环中空矣，以明无是无非”^[1]。这就是说，真正的“道”是对相对的超越，无是非、无善恶、无有无，这就是“枢”。若得此“道枢”，便能得其“环中”。“环中”即圆圈中心，把握这个中心，就能向每个方向活动而应对所有妨碍。庄子的“环中”特色有三：一是此“环”是虚拟的“环”，无始终，无对待。二是此“中”是“道枢”，是“道”的存在方位而非“道体”。三是看待问题应立足于“环中”，才能超越对待，以应无穷^[2]。

邵雍吸收了庄子的“环中”论并赋予其本原意义。邵雍言：“先天图者，环中也”^[3]。“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阳生于下，阴生于上。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无穷”^[3]。其先天易学与传统易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依从文王经文与卦序以讲易理，而是依从诸多易图与数的推演。其创的先天图包括八卦、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卦气图、天根月窟图等。邵雍视“中”是诸《图》之所起处，亦是万物万理所生处，“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3]“《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3]。先天图之“中”即圆图之中心○，它本身就是完全、正确、圆满，“代表整个宇宙全体为一圆圈”。先天圆图“循环而无穷”，无非一个“反”字，由万物皆生于“反”而言，则“反”之义同于中。“反”又为“逆”，万物之以“反”“逆”为用，故永远周流而不息，此先天图所以为“环中”，邵雍用之于先天图，十分妥切^[4]。另外，明儒王植称：“邵雍言太极，多就环中言之。”也就是说，“环中”意味着邵雍思想的本体概念“太极”存在处，天地万物如实、圆满地反映世界本真，合理且有效，完全契合太极本体的标准和要求。一切不合太极本体的观念，诸如人为的、主观的、人而不天的或天而不人的，片面的而非全面的，专业的而非通达的，一时的而非历史的，都是它所摒弃的。人们要尽力“了解、把握、体验宇宙全体，才可以安排吾人的生命于其中，贯穿起宇宙生命全体的力量”^[5]，亦即“邵雍神悟秒契到的道体”^[6]。可见，邵雍的“环中”包含了自然与人事，并将之归于太极，是从本原意义上对庄子“环中”论进行的吸收与创造。

3. “道观”与“物观”

“观物”即对天地万物的观照与觉解，邵雍的“以物观物”是对庄子“以道观物”的继承与改造。《庄子·秋水》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道观之，何贵何贱？”庄子强调“道”本身并无贵贱差等，具有至上性与遍在性，且“无乎逃物”，所以从道的角度自上而下俯察万物，万物皆由道而生、由道而成，则无贵贱差等。但若从物的角度自我而他的观察万物，则万物皆有其存在理由与其特殊功能，可观得万物的差异性，“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所以万物“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即物之贵贱取决于人世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具有相对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至于其后所说的“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皆是人在不同侧面对物的相对性判断，可归于“以俗观之”之内。庄子还强调：“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的“观物”特色在于：观物自下而上存在“俗观——物观——道观”三个不同等级；观物者之心应虚如明镜，惟圣人可观；应摆脱相对性的“有我”观物，坚持客观性的“无我”观物，“有我”观得万物的差异性，“无我”观得万物的统一性。

“观物”是邵雍理学思想的核心，其《皇极经世》之篇名皆为《观物》，且其诗集多以“观物”或“观XX”为题，庄子的观物思想深刻影响了邵雍。邵雍言：“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3]其一，邵雍借鉴庄子对观物层次的划分，将观物等级划为三层：目观——心观——理观。“目观”仅能观得物之形，包括由感觉器官感知的物之色、声、气、味等。“心观”仅能观得物之情，包括不同物对人之心境的影响及人之喜怒哀乐对所观万物的情绪。而“理观”则是顺应事物的本性，返回事物本身，观得万物的本来面目，即“见物之性”。邵雍认为，目观与心观是感官与心灵对万物之性的遮蔽，观物若不去除主观因素，被情绪与感官左右，则不能实现对万物的真实认识。这就是庄子所强调的应摆脱相对性的“我”，而坚持客观性的观。其二，邵雍吸收庄子所强调的观物者需心如明镜。邵雍言：“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之谓也。”^[3]这里的“反观”即“以物观物”，也就是“以理观物”。“以物观物”的前一“物”为“物之理”，后一“物”为“物本身”。由于圣人之心如明镜，无丝毫杂念、私心等主观意识，且万物之理备于圣人一身，故其只须“反观”便能见“物之性”。侯外庐先生直接称邵雍的这种“无我”以“观物”，实际上“是窃取庄子的直观主义”^[7]。

当然，庄子与邵雍的“观物”也存在很大差异，所异者有二：一是“横观”与“纵观”的区别：即邵雍强调万同一层级万物之间的观，以“一物观一物”或以“一物观万物”，观者至于万物之间而观。而庄子强调观者在万物之上，与道同体，以道的视角自上而下地观察万物，此二者不同之一；二是“见性”与“齐一”的区别。邵雍说：“庄子者，可谓善通物矣”^[3]。又说：“庄子《齐物》，未免乎较量，较量则争，争则不平，不平则不和”^[3]。邵雍对庄子称赞有加，但亦不能认同其齐物之论，庄子以道的视角自上而下的观物，观得万物齐一，即庄子执着于讲物之“齐”，但物终是不齐的，强为之齐便偏执与计较，以至于难以真正达到“和”的状态。而邵雍的观物目的乃见物之性，明万物之差异，将自身置于万物之中而“以物喜物，以物悲物”^[3]，以至于“发而皆中节”，达到和于万物的境界。

4. “逍遥”与“安乐”

庄子的逍遥气象是其显著特色，“逍遥”建立在“齐物”思想基础之上，强调如何获得“自由”。他将必须依赖一定条件而存在的事物叫作“有待”，而将不依赖于任何条件的绝对自由，称之为“无待”，即超然物外，无所不适的逍遥。在他看来，能够把名誉、功业和肉体尽皆抛弃的人，才能无思无虑、无知无识，与万物浑然一体，得到最完满的自由和幸福。邵雍对庄子的知理、尽物、逍遥也十分称赞。他说：“庄子雄辩，数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踌躇四顾。’”“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此尽己之性，能尽物之性也。非鱼则然，天下之物皆然”^[3]。由于庄子能尽万物之性，能知万物之理，故能不被名利外物所困，而将一身置于天地之间，游乐于世。这种逍遥之乐被邵雍吸收，并成为其独特气象。所以，钱穆称：“康节思想偏进道家，其实更近庄周”^[8]，并认为邵雍就是“儒门内的庄子”。余敦康也说：“邵雍仰慕庄周的旷达”^[9]。邵雍也是毫不掩饰自己对庄子的欣赏，“天气冷涵秋，川长鱼正游。虽知能避网，犹恐误吞钩。已绝登门望，曾无点额忧。因思濠上乐，旷达是庄周”^[10]。而庄子也正是在险象环生的人世间中为全生保身，自觉地以一种超世的精神走上了游世的道路。这也影响了邵雍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思想。

邵雍的“安乐”境界虽有庄子的“逍遥”渊源，但二者又具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现世的态度与工夫路径不同：庄子认为，个体在充满困难挫折的人世间无法实现生命的安顿与逍遥，故只能通过“心斋”“坐忘”等工夫获得逍遥。可以说，庄子的逍遥是对现实是不满与忘却，寄以实现以己之精神的自由。如刘笑敢先生所言，庄子体现的是一种“无心无情的生活态度，以无心无情的态度安然顺命，在无心无情的基础上追求逍遥”^[11]。然而，邵雍却与之不同，他强调通过“观物”的方式达到对万物本然面目的认识，进而实现对自身生命的观照与安顿，实现自己身心的双重满足，即逍遥安乐之境。邵雍言：“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10]。邵

雍对世间之乐予以区分,界定为三类:其一为“人世之乐”,此乐系世人在利欲层面得以满足所生之乐,侧重于感官与物质维度的享受。其二为“名教之乐”,它源于德性修养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一种情感上的慰藉,更着重体现为在道德与名教规范框架内所获得的精神愉悦。其三为“观物之乐”,此乐源于天人合一于内心、万物皆备于自身所引发的超越性情感体验,专注于体道及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他还说:“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心中,则何异于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10]。这种“观物之乐”涵义甚广,“举凡赏景、吟诗、饮酒、感悟的快乐,都属于观物之乐的范围”^[12],它是自我身心和谐之乐,是人与己和谐之乐,是人与物和谐之乐,是一种“独乐”与“众乐”的和谐,乐在己、乐在人,“乐与万物同其荣”。为达到此乐境,则需通过“复静”的修养工夫与“明诚”的致知工夫两端并进而实现^[13]。

钱穆先生说:“庄子是脱了人的地位来观万物,康节则是提高了人的地位来观万物,庄周是消极的,康节是积极的。……庄周要把人消融在天地万物中,康节则要把天地万物消融在人之中。所以成其为儒”^[8]。二者观物方式的差异源于二人不同的人生态度,由此导致他们人格气象与境界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邵雍的这种安乐境界是对庄子逍遥的吸收与改造。

5. 结语

综上,庄子思想对邵雍理学的影响贯穿本原论、认识论与境界论:“环中”为邵雍“先天图”提供了超越对待的思维原型,使其“中”成为统摄万物的太极本体;“以道观物”启发邵雍构建“目观一心观一理观”的认知层级,形成“以物观物”的理性认识论;“逍遥”精神则转化为邵雍“安乐”境界的底色,使其在儒学名教框架内实现了对世俗与超越之乐的融合。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移植,而是邵雍以儒学为基对庄学的创造性转化,既保留庄学的超越性品格,又赋予其伦理实践的现实维度。进一步探究邵雍融合庄学与儒学的具体机制,或可深化对理学多元思想渊源及内在张力的理解,为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 [1] 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 魏崇周.庄子“环中”论对后世文论及哲学的影响[J].河南社会科学,2012,20(02):95-97.
- [3] 邵雍.皇极经世[M]//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4]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5] 方东美.原始儒家与道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宋锡同.邵雍易学与新儒学思想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8] 钱穆.中国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9]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 [10] 邵雍.伊川击壤集[M]//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11]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2] 李震.邵雍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23.
- [13] 曹栋.复静与明诚:邵雍先天工夫的两种进路[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5,47(03):120-128.